《詩經》中“載A載B”的意義

时兵

安徽大学文学院

摘 要：《诗经》中常见“载A载B”的表达式，共有三种语义类型，均具有“反复”的意义。其中近义类“载”字表“正在”义，它源自表“初始”义的时间副词。近义类“载A载B”是以“载A/B”为基础，通过“载”字复制而形成的构式，并进而生成“反复”义。“载A载B”在《诗经》中的使用主要是为了凸显动作的反复，以达到前景化目的。另外，“载A载B”在通行《古代汉语》教材中只见有“载”的训释，而不及整体，故可简曰：“整个结构表‘反复’义”。

关键词：《诗经》；载A载B；反复；正在；前景化

“载A载B”是《诗经》中一种常见的表达式，其中A与B一律为动词。如果A与B原本不是动词，那么在“载A载B”中也要用作动词。譬如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“载玄载黄”，“玄”与“黄”本是表颜色的形容词，在这里用作动词，是指把织物染成黑色或黄色。现在通行的古代汉语教材大都如此处理。不过，它们对“载”的理解往往有分歧。例如王力先生主编的《古代汉语》“依孔颖达说”把“载”释作“则”，[[1]](#endnote-1)[1]董志翘、杨琳先生释作“则”、“乃”，[[2]](#endnote-2)[2]郭锡良先生等释作“又”。[[3]](#endnote-3)[3]另检《故训汇纂》可知，“载”训“则”始自郑玄笺，训“乃”始自陈奂传疏。[[4]](#endnote-4)[4]训“又”不见于故训，大概是从训“再”辗转而来，后者多见于清代学者的训释，其中以姚际恒《诗经通论·卷九》“在宗载考”注“载，再也”为早，《故训汇纂》失收。

教材把“载A载B”的“载”解释为“则”或“又”，这在结构上存在一个问题：“则”和“又”虽常见于《诗经》，却不曾有“则A则B”或“又A又B”的说法。“载”释作“乃”在结构上没问题，《诗经》常见“乃A乃B”的表达式，其中A与B也一律为动词，如果原本不是，也要用如动词。譬如《诗·大雅·公刘》“乃埸乃疆，乃积乃仓”，名词“埸”“疆”“仓”在这里活用作动词。尽管“载A载B”“乃A乃B”对A与B的词性要求相同，但对A、B语义关系的限制则又不同——前者较后者自由。譬如“载A载B”中A与B可以是矛盾关系，即“非A即B”，例如《诗·小雅·菁菁者莪》“载沉载浮”，而“乃A乃B”中A与B不能是矛盾关系，即不见“乃沉乃浮”这类说法。因此，从语义上看，“载A载B”也不等同于“乃A乃B”。

**一“载A载B”的意义**

从A与B的语义关系来研究“载A载B”的意义，这是王克仲先生的创见。他把A、B语义关系分成以下三类，并分别概括每一类的结构义。[[5]](#endnote-5)[5]

1.A和B为近义，表示动作持续不断。

2.A和B为反义，表示动作反复交替进行，或者事实反复交替出现。

3.A和B为异义，表示动作或事实并列出现。

以上概括有两点需要补充：

其一，“A和B为异义”时，二者不一定都是“并列出现”，可以“先后出现”，并且是“反复出现”。如《诗·小雅·沔水》“载起载行”中“起”与“行”显然是“异义”，但二者不可能“并列出现”，一定是“起”在先，“行”随后。另从下文“心之忧矣，不可弭忘”来看，“起”“行”不是一次性的；而是“站起身走几步”又“坐下”（如果是夜间，还可能躺下），然后又“站起身走几步”又“坐下”，如此持续反复。高亨先生把“载起载行”理解为“言忧愁在心，坐卧不宁”，[[6]](#endnote-6)[6]甚是。这里说“起”“行”反复出现，每次都是以“坐”“卧”的发生为完结点，但后者蕴含于前者的反复中，并没有直接表达出来。“载起载行”中动作的反复可概括为：“起、行→坐/卧→起、行→……”（方框表示其内容没有直接表达出来）。

再如《诗·邶风·泉水》“载脂载牵”中“脂”（涂脂）与“牵”（上辖）是“异义”，也是“先后出现”，即先给车轴涂脂，再插上车辖。“涂脂上辖”其实意味着即将出行（扬之水先生指出：“车辖平日是取下来的。而取下车辖之后，车轮松脱，势必随之卸下来。闲置不用的时候，卸下车轮，以减轻车轴的负担，乃是对车子的养护。”[[7]](#endnote-7)[7]），但“诗人”（许穆公夫人）却犹豫不决（因为许国大夫反对她回卫国吊唁），于是把安装好的车辖又取下来。几经反复之后，“诗人”才“还车言迈”。“载脂载牵”中动作的持续反复可概括为：“涂脂、上辖→抽出车辖→涂脂、上辖→……”。

另外，可以“并列出现”的A与B，不管其执行主体是个体还是集体，动作都是要“反复出现”的。如《诗·小雅·采薇》“载饥载渴”“载渴载饥”是说饥渴的感觉反复出现，而不仅仅是“又饥又渴”的意思。其动作的反复可概括为：“饥、渴→其他→饥、渴→……”。

其二，“A和B为近义”时，“载A载B”不仅有“持续”义，还有“反复”义，甚至还包含程度加深的意味。如《诗·鄘风·载驰》“载驰载驱”中“驰”“驱”都是指“人赶马奔驰”的动作，它是瞬间完成的。这里所谓的“持续”不是指一次“赶马”动作的持续，而是指“赶马”动作反复的持续（可能越来越快）。“载A载B”中动作的反复可概括为：“赶马→停歇→赶马→……”。

再如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“载生载育”中“生”“育”是指“胎儿”（后稷）在母亲腹中不断地生长发育（越来越大）。尽管发育是持续的，但从身高与体重的变化来看也可以是阶段性的。“载生载育” 中动作的反复可概括为：“生长→暂息→生长→……”。另有学者把“生”“育”理解为“出生”，[[8]](#endnote-8)[8]这与《生民》的章节内容安排不合。全诗首章描述的是“姜嫄”受孕与“后稷”在母腹中发育的情景，第二章才是“后稷”出生的情景。第二章用“诞”（表“接着”“然后”义）衔接首章，[[9]](#endnote-9)[9]标明二者的先后关系，因此首章里的“载生载育”不可能是叙述“后稷”出生之事。

根据上述补充意见，王克仲先生的第1、3类可改写为：

1.A和B为近义，表示动作持续不断地反复。

3.ⅰA和B为异义，表示动作或事实并列反复出现。

ⅱA和B为异义，表示动作或事实先后反复出现。

与这两类相比，第二类的“反复”义比较明显（王克仲先生已经指出）。[5]“载A载B”表“反复义”的类型还可与普通话“反复体”类型进行比较。下面转引的是李宇明先生所概括的普通话“反复体”的三个次类：[[10]](#endnote-10)[10]

1.同动反复，是指同一种动作或现象的不断反复。

2.异动交替反复，是指不同的动作或现象的交互替换反复。

3.异动并时反复，是指不同的动作或现象的同时反复。

除了“载起载行”“载脂载牵”这种类型（第三类ⅱ型）外，“载A载B”与普通话“反复体”类型完全相同。因此说“载A载B”表“反复”义是完全成立的。

“载A载B”在《诗经》中还有两种扩展式：

一是“A”“B”不再是词而是短语，如《诗·周颂·时迈》“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”，是说 “人们纷纷收起干戈和弓矢”，其描述的是多人多次反复的动作。这种类型有时会省略前一个“载”字，如《诗·豳风·狼跋》“狼跋其胡，载疐其尾”“狼疐其尾，载跋其胡”，都是说“这只狼一会儿踩到自己的下巴赘肉，一会儿又踩到自己的尾巴”。

二是“A”“B”不仅是短语而且“载”连接的项目由两个增加到三个，如《诗·小雅·斯干》“载寝之床，载衣之裳，载弄之璋”“载寝之地，载衣之裼，载弄之瓦”，是说“当男孩、女孩出生以后，他们会毫无例外地被抱到床上或地上，给穿衣服，给做玩具”。这些动作行为不管是由一人异时完成还是由多人同时完成，但凡新生命降临，它们总是会在每家每户中反反复复地发生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当“载A载B”的语境超越特定场合，而包含多个时空时，其所表达的“反复”义便开始淡化，逐渐向“惯常”义演化。

**二 “载”的意义**

上文概括“载A载B”表“反复”义，主要是从A、B的语义关系和语境的角度来分析的，并未涉及其中“载”的意义。王克仲先生则认为，这里的“载”是“再”（表“反复”义）的通假字，[5]可是先秦汉语里并不存在“再A再B”的表达式。因此，关于“载”的意义研究还得另辟蹊径。

“载”在《诗经》里有作时间副词限定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。例如：

⑴载见辟王（《诗·周颂·载见》）“初次朝见周王”

⑵皇尸载起（《诗·小雅·楚茨》）“大尸刚开始起身”

⑶串夷载路（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）“昆夷开始衰败下去了”

⑷王心载宁（《诗·大雅·江汉》）“王的内心开始平静下来了”

⑸春日载阳（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）“春天开始暖和起来了”

前两例“载”限定动词，表“初次”“刚开始”义。后三例限定形容词，因形容词具有持续性，因此“载”便不再强调“最初”的涵义而泛化为表一般“开始”义。

⑹厌厌夜饮，在宗载考（《诗·小雅·湛露》）“晚宴气氛和悦，宗庙里开始敲起钟/宗庙里正敲着钟”

⑺夙夜在公，在公载燕（《诗·鲁颂·有駜》）“从早到晚在官府，官府里随时开始办宴会/官府里正举办着宴会”

这两例“载考”“载燕”分别有明确的时段参照——“夜饮”与“夙夜”，“考”“燕”既可以在时段中的任意一点开始，也可以在整个时段中一直进行。前者“载”表“开始”义，后者表“正在”义。

⑻载获济济（《诗·周颂·载芟》）“人们正在收割庄稼，齐整而有序”

⑼载骤骎骎（《诗·小雅·四牡》）“马儿正在奔驰，急速而有力”

⑽载驱薄薄（《诗·齐风·载驱》）“车夫正在驱马疾行，一路嘭嘭作响”

这三例“载获”“载骤”“载驱”都有摹状词描述其行为进行（而非开始时）的状态，“载”只表“正在”义。

⑾则笃其庆，载锡之光（《诗·大雅·皇矣》）“增益他的奖赏，又赐予他荣耀”

⑿有捄天毕，载施之行（《诗·小雅·大东》）“天网有所聚敛，又延伸至大道”

⒀维南有箕，载翕其舌（同上）“南天有箕星，又缩着舌头张着嘴”

⒁二之日其同，载缵武功（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）“周历二月来会同，又要继续忙田猎”

⒂睍睆黄鸟，载好其音（《诗·邶风·凯风》）“黄鸟羽色美丽，声音又好听”

这五例“载”有“又”义，表示两种（及其以上）情况同时存在。“又”义是从“正在”义演化而来的，因为说“正在做什么”总是以另一个事件作为参照时间（最起码是言者说话的事件），而且这些事件过程至少是部分重叠的。

上述“载”字语义演化过程可概括为：初始→开始→正在→又。前三项属于时间副词，有附缀化倾向（“载”与谓词之间不允许插入其他成分）；末一项属于关联词。

“载A载B”据语义分三类，其中A、B近义类的“载”就是“正在”义。这就是说，“载驰载驱”的“载”与“载驱薄薄”的“载”具有相同的意义。其实，近义类“载A载B”正是以“载A/B”为基础，是通过“载”的复制形成构式（construction），从而产生“反复”义。这个意义是由构式本身生成，而非直接来源于“载”字。试比较普通话“跑着跳着”与“跑着”的异同：二者的“着”字都是进行体标记，表“正在”义。前者通过“着”的复制形成“A着B着”的构式，进而生成“反复”义。

异义类与反义类“载A载B”又是在近义类构式基础上通过类推而形成的。王靖献先生就曾指出：“载A载B”是套语结构，具有能产性；其中A、B易于替换；“载”字“重复吸引了歌手去依靠于这一系统。”[[11]](#endnote-11)[11]由于A、B是异义或反义，其所指动作及相关隐含动作须依次发生，从而导致动作持续时间在主观量上相对缩短。构式中“载”字语义进一步虚化，表示短量时段，大致可译作“一会儿”。

**三 “载A载B”的运用**

“载A载B”在“载A/B”的基础上生成，其创新动机是对“反复”义的凸显。以“载驰载驱”与“载驱薄薄”对比为例。其中动词“驰”“驱”都是指赶马快跑。“载驱”是说“赶马”的动作一直在进行（其间停顿被忽略不计），而且动作是均质的，没有力度的变化。“载驰载驱”是说“赶马”的动作一直反复（其间停顿被计入在内），并且暗示动作的力度在不断增加。这些动作描述上的差异是主观性的，主要取决于言者的视角——“载驰载驱”取的是近景，“载驱薄薄”则是远景。“载驰载驱”出自《诗·小雅·皇皇者华》《诗·鄘风·载驰》，这两首诗都是第一人称叙事，诗人更有可能近距离观察御者的动作；而“载驱薄薄”出自《诗·齐风·载驱》，它是第三人称叙事。

“载A载B”凸显“反复”义，但其三个语义小类的凸显度并不相同。A、B近义类凸显度最低，异义类次之，反义类凸显度最高。这是因为反义类的A与B非此即彼，二者均具有完整而清晰的边界，且在主观时间上等长。近义类则是A、B与“动作停顿”（没有语音形式）构成对比，它们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，且A、B在主观时间上明显长于其间歇，这就容易造成A、B持续的印象。譬如《诗·秦风·小戎》“载寝载兴”是说“一会儿躺下睡觉，一会儿坐起身来”，其中“寝”的开始便是“兴”的结束，反之亦然。“载驰载驱”则兼有持续与反复的特征，相对“载寝载兴”而言，其持续性凸显；而相对“载驱薄薄”而言，其反复性凸显。试比较普通话“一闪一灭”“一闪一闪”之间的差异，也是如此。前者的“反复”特征明显强于后者，而后者的“持续”特征又比前者显著。有学者认为二者“表示的情状是一样的”，[[12]](#endnote-12)[12]恐未深究。

这就是说，从“载驱薄薄”到“载驰载驱”，最终至“载沈载浮”，是个连续的过程（见下图），表达式的持续义逐渐弱化，而反复义逐渐强化。

▁▂▃▄▅▆▇█反复义

载驱薄薄→载驰载驱→……→载沈载浮

█▇▆▅▄▃▂▁持续义

上图连续统两端在“反复”“持续”义上的对立甚至直接见于《诗经》的篇章。例如：

⒃翩翩者鵻，载飞载止，集于苞杞。王事靡盬，不遑将母。

驾彼四骆，载骤骎骎，岂不怀归？是用作歌，将母来谂。（《诗·小雅·四牡》）

该例中“载飞载止”与“载骤骎骎”相对立，反映了“鵻鸟”与“诗人”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境况。黄焯先生曾指出：“此诗之鵻，当亦取其壹宿，以反兴使臣之往来于其职，而不暇在家也。凡《诗》陈人之悲伤劳苦，而因物起兴者，多假物以反喻人之不若。”[[13]](#endnote-13)[13]这里的“载飞载止”（一会儿飞，一会儿停）描绘出“鵻鸟”一张一弛、逍遥自在的情态（“飞”与“止”分别象征着“劳作”与“休憩”），而“载骤骎骎”（马车急速奔驰，一刻也不停歇）描绘出“诗人”赶着马车在迂回遥远的道路上疾驰，似乎永远没有终点。朱熹《诗集传》把“载飞载止”理解为“或飞或下”。构式“或A或B”（有的A，有的B）强调的是不同个体行为或属性的多样性，这样反而淡化了“鵻鸟”与“诗人”意象之对比，恐不合诗意原旨。

“载A载B”凸显动作的“反复”，构式在诗歌叙事中大多位于前景，常常与非“反复”义的表达式构成“前景”与“背景”的对比。例如：

⒄厥初生民，时维姜嫄。生民如何？克禋克祀，以弗无子。履帝武敏歆，攸介攸止。**载震载夙，载生载育，时维后稷。**（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）（粗体表示前景）

⒅诞我祀如何？或舂或揄，或簸或蹂；释之叟叟，烝之浮浮。**载谋载惟，取萧祭脂，取羝以軷，载燔载烈，以兴嗣岁。**（同上）

例⒄前七句诗主要叙述“姜嫄”受孕之事，它构成“后稷”首次出场的背景。后三句诗是全章的前景，它描述了主人公“后稷”在母体内孕育成形。其中“攸介攸止”与“载震载夙”（都是“XAXB”）的对比尤其明显。“攸介攸止”（“介”“止”均有“大”义）是说“姜嫄”的身形越来越大，“载震载夙”（“夙”读为“宿”，表“休息”义[[14]](#endnote-14)[14]）是说“胎儿”一会儿动，一会儿停。“身形变大”与“胎动”本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，但在表达上却是一静一动，动静的对立实际上构成了前景与背景的分野。另外，“载震载夙”“载生载育”对动作反复的凸显也强化了“胎动”的力度。

例⒅前半段是远景描写，后半段是近景描写。“或舂或揄”“或簸或蹂”与“载谋载惟”“载燔载烈”在空间与动量上构成强烈对比。前者描写的是众人的动作，它们是分散的、多样化的，后者描写祭司们的行为，它们是集中的、持续反复的。

总之，“载A载B”是《诗经》创作“前景化”（foregrounding）的重要手段。戴维·克里斯特尔把“前景化”定义为“风格学（特别是诗学）术语，有时用于语用学和话语分析，指在话语中相对突出某个成分，好比在背景上凸现出一个人物轮廓（话语的其余部分称作背景）”。[[15]](#endnote-15)[15]

最后回到古代汉语教材的注释上来，“载A载B”的表达式可简明地解释为“整个结构表‘反复’义”。

本文已发表于《淮北师范大学学报》2020年第3期，第49-52页。

参考文献：

1. [1] 王力主编.古代汉语（第3版）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9:497.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2] 董志翘、杨琳.古代汉语（第2版）[M].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4:62.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3] 郭锡良等编著.古代汉语（修订版）[M].北京：商务印书馆,1999:923.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4] 宗福邦、陈世铙、萧海波主编.故训汇纂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3:2249.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5] 王克仲.“载”“再”通假与“载A载B”句式[J].中国语文,1984(1):52-57.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[6] 高亨.诗经今注[M].北京：清华大学出版社,2010:164.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7] 扬之水.说《小雅·车攻》——《诗经》名物新证之二[J].中国文化,1996(14):29-39.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[8] 赵京战.“载”“再”本意与通假[J].中国语文,1984(6):462-463.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[9] 张玉金.《诗经》《尚书》中“诞”字的研究[J].古汉语研究,1994(3):34-37.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[10] 李宇明.论“反复”[J].中国语文,2002(3):210-216.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[11] 王靖献.钟与鼓——《诗经》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[M].谢濂译.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1990:190.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[12] 殷志平.试论“一V一V”格式[J].中国语文1996(2):110-113.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[13] 黄焯.毛诗郑笺平议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5:161.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[14] 王宗石.《诗》义新探三则[J].人文杂志,1995(3):80-83,96.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[15] 戴维·克里斯特尔.现代语言学词典（第四版）[M].沈家煊译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07:145. [↑](#endnote-ref-15)